

輯三

和整條街的鱷魚、熊族與貓奴
一起華麗現身

樂園

還沒走完的路

忽然

延長到天際

獵戶座的光在春天

抬出螢火蟲的屍體

一個夢奔出了夢境

傷口慢慢清醒

所有的人都告訴你

閉上眼睛。明天

就會越來越靠近

獸的爪痕是一種字體

教你如何把愛

關進端正的籠子裡

青春像一張被罰寫的紙

一遍一遍：不會的字

都是同一個字

他們相信樂園
木馬旋轉了一萬次
就能脫離輪迴
他們監護成長
成長，就是把錯字寫得
越來越小

兩種以外

最痛苦的時候
我隱約感覺到快樂
那會是什麼
如果我試著抵抗
生存的欲望

你相信嗎

有一種可能

因為永不發生而讓人
相信另一種可能

愛是不是

比不愛

更能夠否定我們

一點點陰影掠過

就能令泥濘的心凹陷

現在——突然比回憶

還要緘默

愛一個人

和不愛一個人

需要的愛是不是一樣的

謊言比真相

更接近本質

沒有實現的承諾

記得我們最好的時候

用脆弱敲擊脆弱

不會聽見任何聲響

兩個人的夜晚

並不能讓明天更靠近

好不好我們

把一些令人想哭的詩

真的哭過一次

你相信嗎

不愛而死和因愛而死的人

愛得一樣多

我們應該如何活著

如何不害怕失去

所有問題的答案

好不好我們

我們就允許自己

被最純潔的傷害取悅

如果明天不會比現在更遙遠

如果我或你只能擁有

是或不

兩種選擇

一本女性主義經典的發表會上

臺上坐了幾個跨越世代

從他們變成她們

的女人

那並不像寄居蟹換殼

必須找到新的殼才能活

脫下舊殼

裸——

也是一種選擇

她們拆解生為女人

和身為女人

之間

家庭、學校與職場

聯手布置的

一個幸福女人的模樣

當女人認識自己

身為女人，身為社會與資本

各種權力結構下的女人

她便能更自由地

成為一個女人

臺上那幾個被許多人景仰
也被許多人誤解的女人
拖著長長的暗巷
在各種善意為名的警告下
孤獨地走在歷史前面
當女人因為生為女人
認識自己身為女人
她們擁護的是女性
不是主義

還沒愛上他

幾次短暫的對話後
他傳來影片
陽具直指畫面中心
你笑說怕噎到
十六公分他補充說明
他才不管你的靈魂
住在哪間公寓

命令你裸體

拍照或錄影

反正就是要脅你

交出羞恥心

幾天後他邀請你

註冊新的帳號

只要一百美金

跟著他

能滾出第一桶金

你還在猶豫

適不適合繼續聊下去

他已經在訊息裡

用新的關係定義你

男朋友——曾經那麼遙不可及的

含在嘴裡都太甜蜜

你不想拒絕

也不想答應

打開網頁

認真思索自己

被盯上的原因

新人

陽光是新的

吻——淺淺的

將我們留給彼此

影子十分服貼

按下指紋，甘願隱身於

一紙合約

我們是僥倖縫回的
真正的新人

陽光是新的
性別不必調整
你和我，也是新的
愛人與家人

賣菜

賣菜人推著搖籃

在市場販售季節與其他

他說秋葵是女人指

纖細易熟黏液飽滿

說她顧胃像是說顧家

大量的維生素

還能穩定血脈

蘿蔔嬰的口感

嫩永遠比軟

更生動

至於它長成白蘿蔔或紅蘿蔔
不那麼重要

茭白的美人腿

防晒與美白

太熟太老都只差那麼一點

你吃進的是身體的

哪一部分？

大陸妹便宜口感脆

小黃瓜放很多天也不會軟

這類——

擬物的玩笑

賣菜人說他只是個賣菜的

菜市場歡迎女人

不歡迎政治

和一群拉子朋友在貓空聚餐

在場的都是女人

以及她們的女人

有些已婚

有些未婚

一切都合法

山頂的風把心情像桌巾

吹得愉快，夜色差點兒著火

鐵觀音雞湯、綠竹筍、茶油麵線

柴米油鹽，一一上桌

日常的疲憊，發酵的小饅頭

靜靜疊出彩虹

「妳體力太好，老公可能會吃不消。」

「妳最好穿得像那位一樣，多點女人味，老公才會更愛。」

——我老公就是剛剛那位！

「妳很長壽，應該可以活超過九十。」

「妳耳朵小，大概六十五歲。」

——抱歉了，妳走後我還那麼多年，可能要再找人陪我……

茶館老闆熱情替我們看面相與手相

給予的忠告，完全

無助於我們回歸正途

茶杯、生命線和感情線，一切都東倒西歪

我們毫無顧忌的笑聲

是否穿過了樹林、道路和天空

傳入上帝的耳朵？

在場的都經歷過愛

無法言說的年代

有些僥倖

有些遺憾

頭髮少了白了
一樣愛美，一樣耍帥

將屆

妳試穿兩件針織衫
粉彩色與大地色
看著鏡中自己
不介意寬鬆
只擔心顏色
看起來太少女
長筒靴和高跟鞋

在一場派對過後

醉到差點回不了家

她們在鞋櫃裡找到位置

寧願打掃灰塵

也不想出門

送出了幾個皮包

曾經愛不釋手的

他們如今裝不下

水壺和麵包

地鐵最末站，必須走很長一段路

才能到達的地方

玫瑰與佛手柑

都曾引誘妳

一步步走近懸崖

扭開玻璃瓶蓋

妳不問哪一款比較香

選擇了遠離

選擇了最淡

自然律

我羨慕他

擠壓肌肉的板塊

張裂成谷，島嶼或更小的礁岩

皆已正確測繪在胸腹

我羨慕他在文明的健身房舉起

進化的理論

持續鍛鍊

新的航線

我卻永恆地匱乏

理性與肌群

在四季的輪迴裡

為胸口隆起的小丘套上鋼圈

像是體內住著人所畏懼的

神話中的洪水猛獸

我必須傾盡半生

為陰道定期湧出的岩漿守貞

禁慾並自願退出

日常的神殿

是誰在何時決定了

粉紅色房間。誰規範我的雙腿
必須是草本

不可敞開不可碰觸的——
童年遊戲的角色遂成現實

是誰賦予我純潔、單一的身分
扮演

全人類的天真

我傾向在廣場

褪下衣衫把大腿翹高

解放他

雕像般的恐懼

我不介意失控，不介意在鴉雀無聲的隊伍中
為了阻止一場暴行而尖叫

容我逃出玻璃動物園

和整條街的鱷魚、熊族與貓奴

一起華麗現身

容我拒絕成為精神學說的案例

認同自己是

對愛虔誠的異類

我羨慕他

抵達之處皆是未開發的

處女地與新大陸

我卻畏於走過午夜

返家必經的暗巷

我必須繞路，避免抬頭挺胸

以免招惹

最自然的惡意

我懷疑我羨慕的

自然

必須為他所定義

史前時期

從未想過每個夜晚

如此聽見妳：日漸安穩的

呼吸及動靜。隔著肚皮，

妳小小的眼睛黏著

我們一路上的灰燼

妳也會聽見我

捲著鼻子搬運著未來

像一頭溫馴的象走在叢林裡

親愛的妳知道嗎

有個世界在妳之前

一再阻擋我們成為

妳的一部分

這個世界以血箭檢愛的成分

允許我們放棄自己

卻不允許我們是

平凡的人

親愛的妳知道嗎

不必煩惱兩個媽媽

誰要扮演爸爸

我們會勇敢生活

在更多人面前

世界將顛覆過去

當妳翻過身把頭朝下

從未想過有一天

如此期待明天降臨

妳哭出我們

我們不再哭泣

妳笑，我們重臨史前

那暴龍似的

巨大快樂

和女友們在酒吧

這條路上唯一的酒吧

我們很樂意

有幾款以女人為名的啤酒

露天座椅上

黃昏與廚房從腳底流過

我們終於放棄

入夜前

趕不回家的家

太陽下的迷迭香

正在談論死亡

我們為手上的菸

按壓眼中旋轉的晶球

點火

我們的下巴

像貓一樣摩蹭

在這個剛剛誕生的夜晚

磨爪

學習說話

必須舉杯

在這只有女人的酒吧裡

有些醉意

讓背後的侮辱

看起來更美

歐巴桑的日常

裝備口罩與塑膠面罩

她隻身潛入

占地百坪的賣場

敵軍來自

每個家庭，唯一的異族

第一走道，後勤正在補給

各種食用油與麵條

四處都是漲價的公告

第八區，不在巴黎香榭

牙膏肥皂沐浴乳——她懷疑

不夠潔淨的身體

如何產生性慾

繞過空蕩的貨架

金屬裝甲車載運

限購兩份的

糧食、牛奶與衛生紙

推著一車折扣

她迅速攻占結帳櫃檯

衛生紙之亂

口罩酒精之亂

身兼妻子、母親與員工

她無役不與

卻從未獲頒勳章

那就紫色吧

開心收下賣場的滿額禮

犒賞忙了一天的自己

金敏子山腳下的柑橘園

推開鐵皮圍籬

女主人敏捷地爬坡

她踩拖鞋的腳

像是土裡冒出來的根

盤住柑橘園

她熱情地剪下

最低的柳丁和砂糖橘

豔紅的美人柑——在她手掌中

像隱藏在厚厚雲朵裡

冬日的太陽

我們急著剝開果皮

橙色的汁液黏住

手指和語言

笑聲像蜂群

在空氣之間傳遞著蜜與花粉

表皮粗糙，甚至有些暗斑

不太好看但

多放一陣子會更甜，她說

這些果樹是她與丈夫十五年前種下的
婚姻生活

一斤五十

提著沉甸甸的柑橘

我們，三個未婚女子

步出鐵皮圍籬

在路邊敲下鞋底的泥巴

超級·瑪麗

雞蛋、奶油與牛肉

在瑪麗神奇的魔法下

變成一道道可口的餐點

瑪麗離開家鄉前

沒出過遠門

沒人知道她如何學會烹飪

照護孩童與老人

瑪麗睜開眼睛

就是一道刺眼的光

眾人說那是天使

借她年輕的肉體來養育神

扣除仲介費，每月所得

匯回家鄉，還不夠買張回程機票

瑪麗可靠且從不抱怨

即使一個晚上必須起來三次

抽痰、餵奶或換尿布

推著輪椅與搖籃，時鐘上的十字架

聆聽小天使與老天使們

嚙語般的禱告

黑皮膚、黃皮膚、白皮膚

黑眼睛、棕眼睛——瑪麗的模樣

身體健康，入境隨俗

無論復活節、聖誕節、開齋節或勞動節

從未請過一天假

獅城、阿拉伯、美利堅和臺灣

瑪麗去過許多國家

如今，卻在機場被攔下

沒有任何症狀，沒有其他

麻疹喬治、腦膜炎約翰的可疑男子

像她一樣被指控「蛇蠍廚師」、「致命廚娘」

基於專家意見與公共衛生的考量

瑪麗接受各種侵入式的採樣

她無權保有隱私

卻得終身守護處女膜

難道沒有其他

其他，更值得恐懼

將人們隔離起來的事物？

瑪麗平靜地看瑪麗

被推到廚房、牢房與教堂

她相信自己無病且無罪

無論判決書上她的身分是

女巫、女工或女神

她都必須日夜勞動，才能三位一體

六十三歲

瑪麗回到已然陌生的家鄉

另一個瑪麗，死於肺炎（並非傷寒）
而進入教堂的，那個瑪麗
永恆背負聖名

一部分

最後一件事

很多年後——尚未完成

社會的本質與生存

並沒有更適合我們

筆跡屬於擦痕而日記應是化石

僥倖活過了悲劇的年分

一部分的我們

有沒有更能勇敢愛人

下課的鐘聲

在同一個時間響起

你靈魂的恐懼如此

純潔的血餵養玫瑰與蜂蜜

所有被原諒的共犯都原諒自己了嗎

他們訂出成長的律法

唯獨你永遠少年

曾經把你的悲傷

披在我的悲傷之上

如果能夠擅自用你的話語

對你說話

我希望我們活到足以是人類

活到世界自己去證明

錯的是世界

而不是心靈的脆弱性

錯誤的身體與錯誤的靈魂

都是錯誤的

只有你成為你沒有錯

最後一件事

很多年後必須完成

一部分的我們

必須是那一部分

媽媽的祕密

媽媽的尿布

藏在包包裡

和我們一起出門

一起回家

媽媽的鞋子

堆得比樓梯還要高

她一定趁我睡覺的時候

跑出去玩

媽媽的糖果

草莓、橘子、香蕉口味的

裝在不同罐子裡

她每天早晚都會偷吃幾顆

媽媽要我跑慢一點

她為了要追上我

會忍不住尿出來

媽媽說我又長大了
她帶我去買新鞋子
可是我的腳好像永遠在和
我的鞋子賽跑

媽媽說我不能吃太甜
巧克力、冰淇淋和生日蛋糕
只能吃一小塊
當我長出新的牙齒
她也在偷偷換牙

其後

拆開紙箱
底座、扇葉和網蓋
她們用休眠已久的手指
組裝夏日
稍早她們提著洗衣籃
確認陽光的面積大於
換洗的生活

內衣沒有褪色

拖鞋終於止滑

記憶的線頭

通往昨夜那道閃電

兩隻貓各自蓬鬆

烤箱裡是杯子蛋糕

灰白橘黃的雲彩

刷出了最美的留言

接下來她們踮起腳尖

以一個吻焊接

燒掉的燈泡

她們測量永恆

替日常的桌椅拴上螺帽

像戴純銀的婚戒

一個被霸凌者的告白

午睡醒來

夢中一場雨淋溼球鞋

無法專心筆記

心的泥濘

全身陷入骨頭裡

坐在一顆破碎

且發臭的雞蛋上

孵出整個蒼白的青春期

你一個人

惶恐地接受

別人慷慨莫名的惡意

教室的門關了起來

他們制定營養午餐規則

誰能優先用餐

最後一批，同班同學

努力學習踐踏彼此

後來你仍害怕

和別人走得太近

怕那些示好，都成為標記

害怕笑聲持續搜索你

直到你完全沒有回音

「他們其實不是壞只是……」

你輕描淡寫笑著說

那是一個傳奇的班級

否則你不會知道如何面對日後

更孤獨的自己

承認

叫我娘炮的那位

其實你說的一點都沒錯

我真的很娘

畫濃妝露乳溝抬頭挺胸

自以為很美，走出那道傷痕

我承認我沒屌

卻是最有女人緣的那個

不男不女——你歹毒的詛咒

成了我最驕傲的標記

真的很變態，我進入與被進入

我愛戀許久的那個

現在是我的伴侶我的配偶還是什麼

完全不關你的事

——如果你仍然感覺不舒服

可以繞路

或是嘔吐